

元文類

一
函
十
冊
函



元文類卷六十五

神道碑

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元明善

世祖皇帝克肖天德克承帝命一天下而國環四海而家時則有三五臣同德佐命恆陽王其烈烈者歟蘊經國之學展命世之才剛明正大清修峻潔所處而經權合所趨而事庸立西定秦隴東靖齊魯北安遼碣南撫荆湖在中書六年大經大法大忠大直巍巍焉邁前王之佐巖巖焉爲後哲之師聖賢際會道義交孚豐功鉅業光耀金石烏虜偉哉王姓廉氏諱希憲字善甫北庭人考諱布魯凱雅從回鶻國王歸聖朝官至眞定順德諸路宣慰使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諡孝懿妣石抹氏追封魏國夫人司徒十三男子魏國之男曰希閔正奉大夫蘄黃等路宣慰使次卽王王生司徒拜廉訪使之命顧曰兒適承慶宜以官氏遂廉姓王自蚤歲已見偉度魏國延明師教之以經輒掇其要言試諸行事

年十九宿衛世祖王邸一日問王所懷何書對曰孟子又問大指對曰陳王道明義利不忍一牛恩充四海上善之嘗呼王廉孟子從征雲南師還留爲京兆宣撫使關中時爲世祖分地西措隴蜀雜以羌戎號爲獷俗摧強破姦纖弱起植利賴所及無顧忌焉薦大儒許公衡提舉儒學辟智仲可參綜府事扁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卽與諸儒講求事君立身大義評品古今人物是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時戍車日駕邊需繹騷惟以養民爲本餉餽亦給有一大駟貸母錢予人徵子數倍王曰歲月雖久子止牟母後遂著爲令詔儒而隸者聽贖京兆諸豪不肯奉詔王悉良之或粗識字義者卽予錢使著儒服未幾宣撫司罷從世祖伐宋下鄂城命王入籍府庫出率百餘儒生伏謁軍門上指庭實曰恣汝所取王但取一墨因請軍士所俘儒生以官錢購之脫五百人隸憲宗崩於合州世祖班師王首陳大計曰殿下太祖諸孫先帝母弟旗指六詔羣蠻耆定師今入宋鄂城卽下天道人心所嚮可識且收攬

英賢政爲今日神器所屬非殿下而誰王奏曰聞劉太平霍魯海復至陝西渾都海騎兵四萬大駐六盤征南之師散屯秦蜀太平挾才而姦素附阿里勃哥憚王威明糾惑羣情據險致死殆將不利卽命趙良弼假事往覘以報初憲宗南征以季弟阿里勃哥留守至是發河朔民爲兵將與上爭王旋奏罷所發宗王塔察兒東諸侯之長也上欲好之難其所使王請行旣饗語及渡江王大稱慕上之威德勞烈乃曰大王屬尊義重發言推戴誰敢不協宗王悅從還奏所語上驚曰顧乃大事何爾輕脫對曰臣書謂時然後言臣察其幾言入其誠爾趙良弼來奏悉如王算難猶未作也歲庚申春上至開平諸王宗戚咸會塔察兒率先勸進王奏曰阿里勃哥挾居守之權鬼奪其鑑或竊位號令至違從順逆立判若早承大統詔告天下彼或顧望我有辭矣機會之乘不容髮間上良久曰吾意決矣翼日登大寶位建元中統王奏封高麗世子僣爲高麗國王還之其國奏遣郝經使宋詔宋主息兵講好上慮關右

難作命王宣撫陝西四川道劉太平霍魯海聞王當來急傳先入京兆王遲一日至宣卽位詔人情稍定遣使詔六盤渾都海殺所遣使馳召成都師密里霍者青居帥乞台不花約劉太平霍都海內應王得急報夜集僚屬議王曰今日之事吾請任之脫問專擅罪不若及乃遣萬戶劉黑馬等掩捕劉霍其黨皆衷甲待約捕至鬪而就縛罵太平後事遣萬戶劉黑馬誅密里霍者總帥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佩同僉總帥汪惟良金虎符銀印將其兵進討惟良辭非朝命王曰身承密旨君第了國事已馳奏矣子其軍銀萬五千兩別發諸軍四千命八椿將之戒八椿曰君所將烏合未經撫循六盤精兵慎勿輕鬪鳴爾金鼓大張聲勢使之不東吾事濟矣兩軍旣行濬隍完城儲材聚糧爲城守計赦至近郊王曰劉霍在獄是何可宥戶諸康衢然後出廷王乃上奏曰停赦殺賊擅發諸軍專將惟良臣罪當死謹籍家貲以竣嚴命上曰書生貴權政謂此也詔曰朕委卿專制一方事當從權毋滯文法坐失機宜佩卿

金虎符節制諸軍別降制書虎符授汪惟良八椿遣其子執二人來獻曰方受六盤重賞及械繫其黨五十人乾州請誅之王曰渾都海西而不東吾知其無能爲也悉殺此曹徒攜眾心因其怖死釋罪藉力乃送二人于京師餘皆縱去面誨八椿之子使曉其父果得北軍之用八椿振旅躡渾都海軍後阿覽答兒爲阿里勃哥曰和林師來與渾都海合于甘州朝議欲棄兩川退保興元王上奏曰四川方寧糧餉已足無故自廢成功後悔爲晚乃不棄兩川進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覽兵旣合遂東王師前驅不利旣而汪帥八椿軍會諸侯兵力戰獲阿覽答兒渾都海首梟之京兆市三日諸軍退屯便地王上奏上曰大丈夫事也拜平章政事賜甲第一區王時年始三十奏四川降民散處山谷請禁我軍毋虜掠違者罪及其帥諸販易生口者罪之由是降者如歸獲知資州張炳震統制王政辭有老親王使持書與宋四川制置使余玠俾知天命玠得書斂守疆界不敢妄動鞏昌帥上鎮戎州叛者四百

人王但誅其首惡五人餘悉原釋詔還朝入中書參政商挺馳奏
略曰秦蜀重鎮非廉相不可詔歸王東川帥欽察誣閬州降將楊
大淵反王手書與大淵開誠撫慰大淵感泣軍府乃安瀘州降將
劉整囚我叛人數百軍吏請誅以戒王曰力屈而降豈其心哉奏
而免之導整入覲手書宰臣使整有所觀感恩浹其心當得死力
王移書管安撫程都統張敘州曰汝家今在成都令所司供億優
厚無他慮也聽程都統子鵬飛歸省於是恩及宋人矣詔括京兆
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關中兵亂凋瘵已極歲賦不充不堪
此役奏入特復二年馬牛免括其年自春涉夏大旱王步禱終南
其夕大雨司徒請朝奏曰臣子希憲誤蒙獎拔恩過其分且事多
專制輒恐開後釁上曰朕欲大用希憲久矣第以西南事重難於
代者朕自知之卿勿疑懼詔入中書平章事王以天下自任乃振
舉綱紀綜覈名實汰黜浮濫抑逐僥倖首議行遷轉法會魏國薨
王力行喪禮水不入口者三日每慟嘔血毀瘠幾至滅性既葬藉

草枕塊必於終制諸相往起未至廬所聞其哭聲之哀不忍言而退爲詔奪情至元改元進榮祿大夫明年行省事山東省併州縣黜陟官吏承制行事東諸侯聳懼聽命其爲民害者登與除之爲民利者登與興之凡兩閱月召還俄司徒薨力請終制上不聽強起之墨衰卽事自王居憂中書滯事千數上曰其留希憲決之之大都未及旬浹剖析如流事聞曰相已得人朕復何憂車駕還幸左丞相史公天澤顧諸相歎曰廉相方爾振理機要天下賴之我輩旣回殆將沮撓遷轉法行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下敕授罷天下世官諸路歲貢經明行修長於吏治者各一人中貴人傳旨朝堂云云王曰小臣預政此其漸也當中覆之覆奏上扶中貴人阿合馬領左右部俄其黨自相攻擊詔中書鞠實王窮詰其罪奏杖阿合馬罷其所領上諭王曰吏弛法而貪民廢業而流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嘗已戚矣自相卿等朕無此戚王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臬契之道贊輔治化以致雍熙慙對天顏今日

小康未足多也上因論及魏徵王對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
主用與不用爾言者訟史丞相子姪布列中外威權太盛久將難
制詔王罷丞相政事待鞠王奏曰知天澤深者無踰陛下粵自潛
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著治效以其可屬大任固使丞茲相位
小人雖實有言臣下察其心跡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信臣故臣
得預此旨他日一人訟臣臣亦入於疑矣臣等承乏政府上之疑
信若是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上曰卿姑去明日召王曰
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有訟西川帥欽察罪者上勅中書急發使
誅之明日王覆奏上怒曰尙爾遲回對曰欽察大帥以一人之言
被誅西川必駭逮之至此與訟者庭對暴其罪於天下可也上曰
其遣能者按問旣而無一實欽察得免王奏議上前讜論直陳無
少回借上曰汝昔事朕王邸猶或容受爲天子臣乃爾木強邪王
對曰王府事輕爲天子論天下事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非不
自愛也奏立御史臺諸道設提刑按察司阿合馬復總財利中沮

其事有曰眾務責成總府金穀任之運司按察撓亂何由集事王
曰立臺察遵古制內察姦宄外糾貪污肅清朝綱訪求民瘼裨益
國政無大此官如君所言必使羣邪無法賄賂公行事乃集邪其
語遂塞匿贊馬丁者嘗用事先朝以告者被執會詔釋大都囚上
還告者復訴上怒召留相詰之王取堂案視無所署補之入對顧
堂吏曰脫天威不測豈可幸無已署而免王前對以奉詔上曰詔
併釋匿贊馬丁邪王曰不釋匿贊馬丁亦未嘗有詔上愈怒曰於
汝書此當何罪王曰陛下以此爲罪第當罷相遂罷至元七年也
王杜門養德談經講道課試諸子然食頃不忘朝廷一事便民則
喜見顏間一令害人則戚不能寐上嘗問希憲家居何爲左右以
讀書對上曰讀書固朕所教讀之不肯見用何多讀爲阿合馬讒
曰彼日與妻帑燕樂爾上色變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右丞相安
童奏王行省河西上曰河西諸王列地希憲執法於朕意無所曲
從豈聽宗王語者疾作上遣御醫三人診視或言須沙糖作飲良

時最艱得王弟求諸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王推著地曰使
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所遺愈疾也上聞特賜三斤先以
嗣國王條輦哥行省鎮遼霽東人有言王疾稍愈上命王往肩輿
入辭朝廷大議朕將與之論決賜坐上曰昔在先朝卿先事知幾
每慰朕以帝道及鄂階班師婁述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當爲
顧自退託爾遼霽戶不數萬政以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居者行者
聯絡旁午明者見往知來察微燭著塔察兒諸王素知卿能命卿
往者當識此意王至北京問民所苦皆曰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
於城外逮繫富家誣其祖父嘗貸子錢訊之使償無所於訴旦日
持牒告王卽遣吏逮駙馬者其人怒馬而來直入省堂徑坐榻上
王令曳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何人敢爾繫民其械繫之哀
禱請命國王亦爲之言稍寬待對一夕拔營遁去塔察兒使者傳
旨國王立聽王坐自如曰大臣無爲諸王起也使者還語其王曰
朝廷大臣彼無違禮也詔國王歸國王獨行省事朝廷發寶鈔市

馬六千五百王遣市東州盡所發鈔得羨馬千三百王曰上之則
類自銜其以馬依元直予他郡他郡馬不入數害及其民終不忍
分彼此也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發民牛車載其所獲徵
求須索其費至鈔萬五千貫王譙公主從者怨食不及王曰我天
子宰相非汝庖者國壻怒起立隨之曰駙馬縱獵原禽非國務也
費民財不貲我已馳奏矣國壻愕然入語公主公主出飲王酒曰
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出鈔數償民幸公止使者自後貴人過者
皆不敢縱王師渡江下江州急召王入朝會右丞阿里海牙下江
陵圖其地形上之請曰荊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誠
爲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緩新附來遠人上夜召
王賜坐曰荆南入我版籍彼新附者感恩忘苦未來者懷化效順
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也南土溼下於卿疾非宜今
以大事託卿卿不辭賜卿以其入食留者馬五十疋給從者王對
曰臣每懼識度淺薄不能仰荷重寄何敢辭疾力請不受新賜詔

荆湖行省承制官三品以下刻印版授奏入制出王暑行至鎮戢
諸軍毋擅離部闕城門勿譏往來弛燈火之禁通商販之塗館傳
豐潔邸舍相望弭讎止虐掩骼埋鬻鬻孥者罪之殺俘者坐之文
武效力小大協心材者官之不問新故王一以清簡自居安輯爲
務號令施惠如旱而雨谿巖耄倪人與王對瀉瀉水于江得田數
百萬畝聽民耕佃三年半征取沙市失收米二十萬斛足三歲用
俄公安饑發之以振王曰民粗安矣風教不可後也乃大興學旦
日親至校官講授以倡他郡撤官屋以復竹林書院予書萬四千
卷學者日盛王既不納諸人贊金見者輒獻所俘男女王卽受之
聽其歸完歸者感德自稱廉民云王或疾士民羣走僧寺道館爲
王祈福語及必領手叩齒祝曰願我公永長我人政化大行聲及
四遠思播田楊士氏負固不下遣使納款重慶趙定應堅守恥降
遣使納款王語二使曰歸語爾主速歸所隸以全民命我已馳奏
天子詔安爾土矣奏上上曰國家不用兵得地未之見也希憲坐

致數千里外之堅城勁士其仁政爲何如也賜西域善藥高昌蒲
桃酒寶慶武岡益陽安化善化寧鄉諸城籍編民冒圍納款王移
文其省使安全之鎮遠谿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譯來至
曰願奏土風於天子之庭王曰而輩獨無父母妻子乎驅迫而來
豈其心哉且天子仁聖不重夷音皆泣拜而回關譏得江陵人私
書不敢發封樞密臣發之上前其語曰歸附之初人無生意大元
皇帝命廉相出鎮荆湖豈惟人漸德化草木昆蟲咸被澤矣上歎
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至此王疾日劇僉樞密院事董文忠奏曰
江陵濕熱奈希憲沈疴何上卽召還荆南人聞王當去皆號泣隨
之擁所乘車不得行王慰喻再四乃拜哭而別大者繪象建祠小
者書版瞻禮王囊橐蕭然琴書自隨朝于上都詔館於華嚴寺酒
人饌夫日敕供餽王語太常田忠良曰上都聖上龍飛國家根本
近日火延龍岡居民常事無合雜學小生妄談風水感動上意未
幾宰相果與南士數輩廷辯遷都田奏王言上曰希憲大病念亦

及此邪南士之議遂寢詔徵名醫王仲明于揚州未見行意士大夫責之曰君術固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蒼生懸望廉公復相久矣能起廉公是惠及天下也仲明乃至進其良劑能杖而起上喜召入曰聞卿比得良醫日俟痊復王對曰醫持善藥治臣沈疾苟能戒謹誠如聖喻稍爾肆情終將不療蓋以醫諫也上曰卿從幾人對曰惟一弟扶贊上笑曰儒習不少變邪命近侍舉御前白金賜王爲兩五千勅中書賜鈔萬貫曰賞卿清白也議立門下省上曰首官何稱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近臣論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乘軒論道時至治所必煩親奏肩輿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恤輸忠效力生平深願皇太子方聽天下政遣人賜蒲桃酒諭王曰上命公領門下省勿難羣小吾爲公德阿合馬不利而止時營繕東宮工部官請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家乞移植數本太子知出公家矣王曰若出特命園雖先業一無所靳我蚤事聖主備位宰相未嘗曲勾恩幸方爾病退願以花求媚邪請者愧止十六年

春詔復入中書王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楊吉丁問疾因叩治道
王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
天所甚憂者大姦專柄羣邪讒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
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藥矣語聞深嘉重之上嘗語
王曰受戒國師因參內典開益神智對曰臣幸蒙聖訓久受孔子
戒矣上曰孔子何戒曰臣也盡忠子也盡孝上頷之嘗戒子恪恂
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不足逆計又曰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
量能爲賢相者天下苟無牽掣三代可復也又曰稷契皋夔伊傅
周召便謂無及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否梁公有大臣節
乃爲不肖子孫所墜汝輩當深以爲警疾革曰吾疾不起矣兒惟
多讀書以承父志夜大星隕于正寢之後樂堂流光燭地久之方
滅是夕王薨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越某日葬
于宛平之西原訃聞天子痛悼士大夫走哭相弔天下之知者無
不嗟傷咸曰良相死矣吾復何望上每追思之曰當諸王大會議

決大事惟廉希憲能也夫人偉吾氏先朝貴臣孟蘇速女也生一男曰孚正議大夫僉遼陽行省事三女適監吉州路淑丹適監嘉興路撒里蠻適同知雜造總管府事蠻資夫人完顏氏知中山府事海撒女也寬明貞亮慈惠厚和與王德齊清規雅範有內助焉生五男曰恪通議大夫台州路總管恂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忱同知沔陽府事恆資德大夫御史中丞惇太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三女適參知政事劉緯適安撫使李恭適管軍萬戶何德溫成宗皇帝制贈清忠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諡文正兩夫人追封魏國夫人仁宗皇帝制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恆陽王仍諡文正兩夫人加封恆陽王夫人皇上旣御宸極壹新庶政由御史中丞相恂平章敬遵家範克奏父勸天子嘉之詔中書曰其命翰林學士明善製恂父恆陽王碑文臣奉詔莊讀王之家傳次第而論曰丞相淮安忠武王曰廉公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可謂